

## 災區志工見聞 ▶

# 遇見達瓦蘭

タヴァランとの出会い  
타바란(Tavarán)과 만남  
Meeting Tavarán

文 | 簡圭彰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畢業生)

8月8日，莫拉克颱風挾帶驚人雨量重挫南台灣，為南部、東南部山區及沿海地區帶來慘重災情。風雨過後，許多的慈善團體在第一時間進駐災區，此外更有來自大專院校的青年們，例如校內服務性社團或登山社團的成員，在8月中下旬組隊前往災區協助進行重建工作，少則兩三天、多則一兩個禮拜。無論待的時間或長或短，都見證台灣社會對公益慈善活動的日漸重視。

9月8日，在風災過了一個多月之後，經由陳永龍先生（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助理教授）的牽線，我來到位於屏東縣的「大社重建運轉中心」擔任志工，在將近半個月的時間裡，我深深覺得，自己在此所學習、經歷到的事物，實在比我所付出、協助的事物，還要多出許多。

### Tavarán 達瓦蘭部落

大社村，排灣族的名稱是Tavarán（達瓦蘭），座落於屏東縣三地門鄉境內，為排灣族拉瓦爾群的古老部落。部落曾經人口眾多，因



風災過後，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國小大社分校的景象。  
(圖片提供：大社村青年會)

此被稱為「大社」，擁有400年以上的歷史。部落周遭的原始森林在二次戰後被政府大量砍伐，導致山坡地水土保持不佳，早在30年前，部落裡已開始醞釀遷村的想法，只是一直以來並未受到政府重視。沒想到今年8月豪雨成災，土石流真的來了，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，但老人家發現，部落正後方的山坡地已有滑動現象，禁不起第二次的大雨沖刷，再加上通往部



大社重建運轉中心的志工們，正在協助製作瑪家農場等高線模型。

(圖片提供：雪莉)

大社重建運轉中心由藝術家撒古流領軍，在他心目中的理想部落，是由石板屋與綠樹一同構成的美麗家園，讓族人藉由與外人分享排灣族文化，來達到文化傳承與經濟獨立的目標。

落的道路變得柔腸寸斷，考量安全問題，遷村大事已成定局！

### 大社重建運轉中心

八八風災後，大社村民先是被安置在三地門鄉體育館，9月開始則移往內埔鄉的陸軍龍泉營區，未來計畫於瑪家鄉的瑪家農場重建家園。

在風災過後沒幾天，村民自主號召成立重建委員會，並且在鄰近的內埔鄉水門村設置「大社急難運轉中心」（9月1日後改名為「大

社重建運轉中心」），由出身達瓦蘭的優秀子弟——藝術家撒古流·巴瓦瓦隆先生領軍，進行對外的企畫提案、經費爭取、物資募集以及模型製作等工作。

在撒古流先生的心裡，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個理想的排灣族房屋與部落該有的模樣（請參閱撒古流著作《跨世紀文化扎根運動：部落有教室》，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出版，1998）。那是由石板屋與綠樹一同構成的美麗家園，居住在其中的族人藉由與外地人分享排灣族的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樂等文化，來達到文化傳

過去是瑪家鄉排灣族傳統領域的瑪家農場，成為鄰近的三地門鄉、霧台鄉幾個原住民部落最中意的遷村地點；不為其他原因，就為這裡是離原本的家鄉，也是離山林最近的一塊土地。

承與經濟獨立的目標。此次八八風災如同一個突破的轉機，讓撒古流有機會來協助部落在未來的整體建築樣貌與文化傳承上，找回傳統的美麗與自信。

當我來到中心的那天，便對放置在辦公室桌上、那些初步完成的小小石板屋模型感到驚豔不已，當天中心裡還有3位來自建築、設計等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志工，正在協助進行模型製作與電腦繪圖的工作。並非相關科系出身的我，在中心主要協助文書處理以及一些臨時交辦事項，有時則到龍泉營區協助村辦公室的資料整理與建檔工作。

### 龍泉營區

無論是被安置的大社村民或是相關工作人員，在營區門口都必須出示證明以及測量體溫，才能進出營區。龍泉營區目前安置了三地門鄉大社村、達來村及部分的德文村村民，營區就像是一個安全的保護罩，成為族人暫時落腳的家。但這裡沒有山上舒爽的涼風，也沒有廣闊的視野；家戶沒有自己的冰箱與廚房，也沒有電視。而每個禮拜的大型聚會，例如部落會議及教會禮拜，只能暫且在大餐廳裡進行。

大社村原本有一所三地國小大社分校，而目前被安置在營區的大社學童，都是每天統一由校車載往三地國小本校上課（單趟車程約半小時）。偶爾會有賑災基金會的活動故事屋來這裡辦活動，由故事媽媽帶領小朋友閱讀童書說故事。而從10月12號起，原住民文教協會已



營區生活：Vuvu正在製作網袋。

（圖片提供：雪莉）

開始在營區辦理學童課後輔導的活動，由屏東科技大學的學生帶領孩子們在每天放學後寫功課、玩遊戲，希望能幫助營區裡的小朋友克服這段動盪期間課業及心情上的調適。

### 瑪家農場

地勢平坦、形狀狹長的瑪家農場，座落在山邊，過去是瑪家鄉排灣族的傳統領域，現在屬於台糖所有。此次風災成為鄰近的三地門鄉、霧台鄉幾個原住民部落最中意的遷村地點；不為其他原因，就為這裡是離原本的家鄉，也是離山林最近的一塊土地。

目前瑪家農場已確定有大社村以及霧台鄉好茶村（魯凱族）遷入，還有其他欲遷入（達來村）或保留土地（瑪家村、北葉村）的村落則尚在協調當中。未來共居此地的排灣族、魯凱族，將會發展出什麼樣的民族互動關係，以



營區生活：孩子們學習吹奏傳統樂器。

(圖片提供：雪莉)



龍泉營區裡的課輔班正式開課。

(圖片提供：雪莉)

及魯凱族學生所面臨的教育問題及文化傳承問題（離瑪家農場最近的北葉國小，多為排灣族學生），都是必須被持續關心的。

### 在中心的日子

在大社重建運轉中心擔任志工的那幾天裡，見到辦公室許多人進進出出、來來去去；有時是慈善團體前來關心，有時是協助重建規劃的建築師團隊來找撒古流先生開會討論，有時是恰巧經過的大社村民進來閒話家常，有時則是其他村子的民眾慕名前來參觀模型。

而原本志工滿堂的熱鬧景象，隨著大專院校開學日的到來也逐漸消退。在大學生志工一個個滿懷不捨地離開之後，留下幾位嫁進大社的媳婦，繼續在中心裡奮鬥努力著，她們希望在這段期間能夠有長期的志工人力進駐，一起協助部落重建秩序、恢復生機。

###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

在如此劇烈的八八風災後，家毀了、路斷了，未來各地災民們必須去面對的，是一條漫長的重建之路。特別是對所有受災的原住民族



### 簡圭玟

南投縣草屯鎮人，1987年生，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畢業。曾參與政大民族服務社、政大登山隊。目前正準備研究所考試，期許未來能在「原住民」與「山林」，還有「文化傳承」與「經濟生活」之中，找到自己的認知平衡與施力點。

群來說，未來似是遙遠而模糊，要遷村抑或重返山林，要整個部落集體遷徙抑或選擇各自最想要的重建方式，都必須經過內部討論與外部協商，才能達到最完善的共識，絕非災難過後的極短時間內就能匆促決定、完結了事的。

筆者認為除了家園及產業的重建，還有部落裡人際網絡、組織、向心力等等，看不見卻也十分重要的部分，需要被重視與恢復。

期許台灣社會的慈善力量能夠持續「保溫」、留心關注，陪伴樂觀開朗的原住民朋友們一同走過這條最最遙遠的重建之路。◆